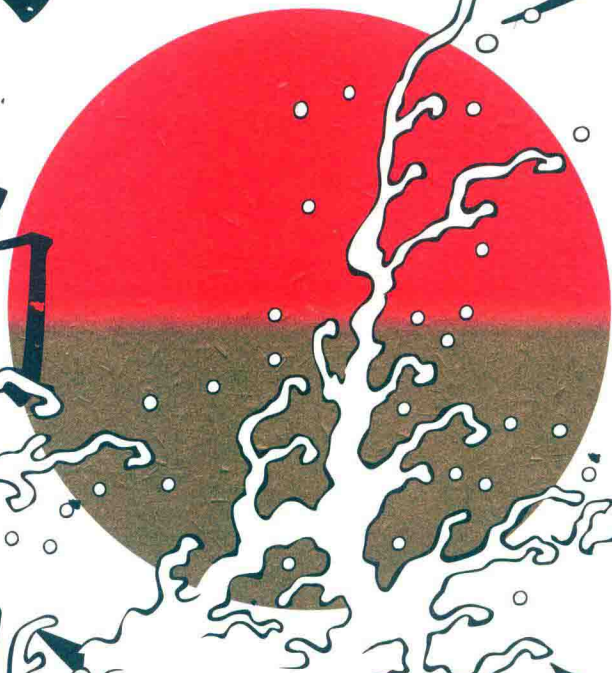


# 历史

西方日本研究丛书  
刘东主编

现代性、文化惯例  
与日常生活的问题



# 的 忧

HISTORY'S  
DISQUIET

Modernity,  
Cultural Practice, and the  
Question of Everyday Life

# 虑

江苏人民出版社

[美] 哈里·哈鲁图尼恩 著

戴瑶颖 译

Harry Harootyan

# 历史 的 忧虑



HISTORY'S  
DISQUIET

*Moderernity*  
Cultural Practice, and the  
Question of Everyday Life

现代性，文化惯例  
与日常生活中的问题

Harry Harootunian

[美] 哈里·哈鲁图尼恩 著

戴瑶颖——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的忧虑：现代性、文化惯例与日常生活中的问题 / (美) 哈里·哈鲁图尼恩著；戴瑶颖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5

(西方日本研究丛书/刘东主编)

ISBN 978-7-214-26246-2

I. ①历… II. ①哈…②戴… III. ①社会生活—文化史—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K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1) 第 220991 号

History's Disquiet: Modernity, Cultural Practice, and the Question of Everyday Life  
by Harry Harootunian

Copyright © 2000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22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10-2014-128 号

书 名	历史的忧虑：现代性、文化惯例与日常生活中的问题
著 者	[美] 哈里·哈鲁图尼恩
译 者	戴瑶颖
责任编辑	孟 璐
封面设计	许晋维
责任监制	王 娟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40毫米 1/32
印 张	8.125 插页 4
字 数	158千字
版 次	2022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22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26246-2
定 价	56.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正如此前数番那般，我受困于自身感受的经验，受困于单是感受某事的痛苦，受困于仅是身处此处的忧虑，受困于种种从未体察的怀恋……光亮平静而完美地从事物中散逸出来，给它们镀上一层含笑的、悲哀的实在。由这样的乏善可陈，由这样的街道，世界的神秘尽数在我眼前呈现。啊，生活中的日常事物经我们之手，被涂绘得多么神秘！在这被光亮照抚的错综的人类生命的表面，时间，竟在神秘之唇间绽出一个踌躇的微笑！此话听闻如此现代，深处却又是那般古老、那般隐秘，同其显露出的意义相比是那般不同。

——费尔南多·佩索阿（Fernando Pessoa），  
《不安之书》（*The Book of Disquiet*）

# 总 序

这又会是一个卷帙浩繁的移译工程！而且，从知识生产的脉络上讲，它也正是上一个浩大工程——“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姊妹篇，也就是说，它们都集中反映了海外学府（特别是美国大学）研究东亚某一国别的成果。

然而，虽说两套书“本是同根生”，却又完全可以预料，若就汉语世界的阅读心理而言，这后一套丛书的内容，会让读者更感生疏和隔膜。如果对于前者，人们还因为稟有自家的经验和传统，以及相对雄厚的学术积累，经常有可能去挑挑刺、较较劲，那么对于后者，恐怕大多数情况下都会难以置喙。

或许有人要争辩说，这样的阅读经验也没有多少不正常。毕竟，以往那套中国研究丛书所讲述的，乃是自己耳濡目染的家常事，缘此大家在开卷的过程中，自会调动原有的知识储备，去进行挑剔、补正、辩难与对话。而相形之下，眼下这套日本研究丛书所涉及的，却是一个外在文明的异样情节，人们对此当然只会浮光掠影和一知半解。

不过，设若考虑到这个文明距离我们如此之近，考虑到它在当今国际的权重如此之大，考虑到它跟传统中华的瓜葛如此之深，考虑到它对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产生过如此严重的路径干扰与路径互动，那我们至少应当醒悟到，无论如何都不该对它如此陌生——尤其不该的是，又仅仅基于一种基本无知的状态，就对这个邻近的文明抱定了先入为主的态度。

还是从知识生产的脉络来分析，我们在这方面的盲点与被动，至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长期政治挂帅的部颁教育内容所引起的。正如上世纪50年代的外语教学，曾经一边倒地拥抱“老大哥”一样，自从60年代中苏分裂以来，它又不假思索地倒向了据说代表着全球化的英语，认定了这才是“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国际普通话”。由此，国内从事日本研究的学者，以及从事所有其他非英语国家研究的学者，就基本上只能来自被称作“小语种”的相对冷门的专业，从而只属于某些学外语出身的小圈子，其经费来源不是来自国内政府，就是来自被研究国度的官方或财团。

正因此才能想象，何以同远在天边的美国相比，我们反而对一个近在眼前的强邻，了解得如此不成正比。甚至，就连不少在其他方面很有素养的学者和文化人，一旦谈起东邻日本来，也往往只在跟从通俗的异国形象——不是去蔑视小日本，就是在惧怕大日本。而更加荒唐的是，他们如此不假思索地厌恶日本人，似乎完全无意了解他们的文化，却又如此无条件地喜欢日本的产品，忽略了这些器物玩好的产生过程……凡此种

种，若就文化教养的原意而言，都还不能算是完整齐备的教养。

与此同时，又正因此才能想象，如此复杂而微妙的中日关系，如此需要强大平衡感的困难课题，一旦到了媒体的专家访谈那里，往往竟如此令人失望，要么一味宣扬一衣带水，要么一味指斥靖国神社。很少见到这样的专门家，能够基于自己的专门知识和专业立场，并非先意承旨地去演绎某些话语，而是去启迪和引导一种正确的阅读。

那么，除了那两种漫画式的前景，更广阔的正态分布究竟是怎样的？总不至于这两个重要邻邦，除了百年好合的这一极端，就只有你死我活的另一极端吧？——由此真让人担心，这种对于外来文明的无知，特别是当它还是极其重要的近邻时，说不定到了哪一天，就会引发代价惨重的、原本并非不可避免的灾祸。确实，要是在人们的心理中，并不存在一个广阔的理解空间，还只像个无知娃娃那样奉行简单的善恶二元论，那就很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作为一个书生，所能想出的期望有所改善的手段，也就只有号召进行针对性的阅读了，并且，还必须为此做出艰苦的努力，预先提供足够的相关读物；此外，鉴于我们国家的大政方针，终将越来越走向民主化，所以这种阅读的范围，也就不应仅限于少数精英。正是诸如此类的焦虑，构成了这套丛书的立项理由——正如在上一套丛书中，我们曾集中引进了西方自费正清以降的、有关中国研究的主要学术成果，眼下我们在新的

从书中，也将集中引进西方自赖肖尔以降的、有关日本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

我们当然并不指望，甫一入手就获得广泛的反响和认同。回想起来，对于大体上类似的疑问——为什么满足理解中国的精神冲动，反要借助于西方学界的最新成果？我们几乎花去了二十年的不倦译介，才较为充分地向公众解释清楚。因而，我们现在也同样意识到，恐怕还要再费至少十年的心血，才能让读者不再存疑：为什么加强理解日本的途径，也要取道大洋彼岸的学术界。不过我却相信，大家终将从这些作者笔下，再次体会到怎样才算作一个文化大国——那是在广谱的意义上，喻指学术的精细、博大与原创，而并非只是照猫画虎地去统计专著和论文数量，而完全不计较它们的内在质量。

我还相信，由于这套丛书的基本作者队伍，来自我们二战时期的盟国，所以这些著作对国内读者而言，无形中还会有一定的免疫力，即使不见得全信其客观公正性，至少也不会激起或唤醒惯性的反感。此外，由于这些著作的写作初衷，原是针对西方读者——也即针对日本文化的外乡人——所以它们一旦被转译成中文，无意中也就有一种顺带的便利：每当涉及日本特有的细节和掌故时，作者往往会为了读者的方便，而不厌其烦地做出解释和给出注释；而相形之下，如果换由日本本土学者来处理，他们就不大会意识到这些障碍，差不多肯定要一带而过。

不待言，这面来自其他他者的学术镜子，尽管可以帮助我

们清洗视野和拓宽视角，却不能用来覆盖我们自身的日本经验，不能用来取代我们基于日文材料的第一手研究——尤其重要的是，不能用来置换中日双边的亲历对话，以及在此对话中升华出来的独自思考。而最理想的情况应当是，一旦经由这种阅读而引起了兴趣和建立了通识，大家就会追根究底地上溯到原初语境去，到那里以更亲切的经验，来验证、磨勘与增益它们。

无论如何，最令人欣慰的是，随着国力的上升和自信的增强，中华民族终于成长到了这样一个时刻，它在整个国际格局中所享有的内外条件，使之已经不仅可以向其国民提供更为多元和广角的图书内容，还更可以向他们提供足以沉着阅读和平心思考这些图书的语境。而这样一来，这个曾在激烈生存竞争中为我国造成了极大祸害的强邻，究竟在其充满曲折与陷阱的发展道路上，经历了哪些契机与选择、成功与失败、苦痛与狂喜、收益与教训，也已足以被平心静气地纳入我们自己的知识储备。而借助于这样的知识，我们当然也就有可能既升入更开阔的历史长时段，又潜回充满变幻偶因的具体历史关口，去逐渐建立起全面、平衡、合理与弹性的日本观，从而在今后同样充满类似机遇的发展道路上，既不悛于提示和防范它曾有的失足，也不耻于承认和效仿它已有的成功。

我经常这样来发出畅想：一方面，由于西方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的剧烈冲击，也许在当今的世界上，再没有哪一个区域，能比我们东亚更像个巨大的火药桶了；然而另一方面，又

因为长期同被儒家文化所化育熏陶，在当今的世界上，你也找不出另一块土地，能如这方热土那样高速地崛起，就像改变着整个地貌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一样——能和中日韩三国比试权重的另一个角落，究竟在地球的什么地方呢？只怕就连曾经长期引领世界潮流的英法德，都要让我们一马了！由此可知，我们脚下原是一个极有前途的人类文化圈，只要圈中的所有灵长类动物，都能有足够的智慧和雅量，来处理 and 弥合在后发现代化进程中曾经难免出现的应力与裂痕。

此外还要提请注意，随着这套丛书的逐步面世，大家才能更真切地体会到，早先那套连续出版了一百多种，而且越来越有读者缘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在其知识创化的原生态中，实则是跟这套“西方日本研究丛书”相伴而生的。作为同一个区域研究的对象，它们往往享有共通的框架与范式，也往往相互构成了对话基础和学术背景。而由此也就不难联想到，尽管西方的区域研究也在面临种种自身的问题，但它至少会在同一个地区谱系中，或在同一个参考框架下，把中日当作两个密不可分的文明，来进行更为宏观的对比研究——这就注定要启发我们：即使只打算把中国当作研究对象，也必须蔚成一种比对日本来观察中国的宽广学风，因为确有不少曾经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只要拿到中日对比的大框架下，就会昭然若揭，迎刃而解。

最后，由于翻译此套丛书的任务特别艰巨，既要求译者通晓英文，又要求他们了解日本，也由于现行的学术验收体制，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不太看重哪怕是最严肃的翻译工作，给这类唯此为大的学术工作平添了障碍，所以，对于所有热心参赞此项工程的同侪，我既要预先恳请他们随时睁大眼睛，也要预先向他们表达崇高的敬意；并且——请原谅我斗胆这样说——也为他们万一有什么“老虎打盹”的地方，预先从读者那里祈求谅解。当然，这绝不是——一个“预先免责”的声明，好像从此就可以放开手脚去犯任何错误了。可无论如何，我们想要透过这套书提供的，绝不是又有哪位译者在哪个细节上犯下了哪类错误的新闻，而是许多译者经由十分艰苦的还原，总算呈现在图书中的有关日本文明的基本事实——无论知我罪我，我还是把这句老实话讲出来，以使大家的目力得以穿透细枝末节，而抵达更加宏大、久远和深层的问题！

刘 东

2009年8月16日

于静之湖·沐暄堂

## 目 录

序 言 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实在性” / 1

### 第一章

追踪恐龙：“全球主义”时代的区域研究 / 35

### 第二章

“日常之谜”：历史中的日常性 / 85

### 第三章

辩证之眼：日常性中的历史 / 161

索 引 / 229

## 序 言

1

### 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实在性”

当下 (the present)! 它就呈现在我们眼前。踏出门, 你就会在此处看到彼处的景观。不仅如此, 看人们遍布各处, 在无数人的家中, 在各种聚集的地方, 在公园和花园里, 已成为当代的习惯……然而所谓如此的此刻, 实际上在持续改变着。

——今和次郎 (Kon Wajiro, 1929)



“倘若道拉多雷斯大街 (Rua dos Douradores) 上的办公室对我来说代表了生活,” 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通过他许多的“异名”之一——贝尔纳多·索阿雷斯 (Bernardo Soares) 宣称道, “我所居住的与办公室在同一条街上的二楼则代表了艺术。是的, 艺术, 与生活同住在一條街上却又身处异室; 它提供脱胎自生活的慰藉, 事实上又不至于使人放下生存之事, 这艺术恰与生活本身一样单调, 却又表现为一种不同的形式。是的, 对我来说, 除了神秘本身之存在是无解之物, 道拉多雷斯大街拥抱了关于所有事物的意义, 针对所有神秘的解答。”<sup>1</sup> 现代主义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敏锐地应和了 20 世纪 20 年代里斯本的日常现代性 (everyday modernity), 标示出日常生活琐碎程式的单调与日常性所激发出的崇高反思之间的距离, 以及过去与当下的此刻 (now) 之间的距离。还应意识到的是, 在现代生活里个体的生活与街道并无真正的区别——两者都趋向一个仅仅意味着“无足轻重价值”的“共同抽象命

---

1 Fernando Pessoa, *The Book of Disquiet*, ed. Maria Jose du Lancastre, trans. Margaret Jull Costa, London: Serpent's Tail, 1991, p. 5. 序言中标注页码内容, 皆出自此书。

运” (p. 23)。然而佩索阿仍然坚信这“单调”的世界定义了经验 (experience) 的领域，决定了所有反思的条件。他的“日记”证明，20 世纪初被现代主义者于各处体察到的关于主观性的超验主张实际上缺乏根基。这一认识伴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将城镇转化为巨大的工业城市——共同出现、发展。而这些工业城市如今承载着那些离开农村而寻求另一种人生的人们的日常生活。在这一新局面中，只有资本本身占有施动者或受制者的位置，在重复和再生产的循环中生产并确定价值。“我对于生活的无意义有一种直接的意识，”索阿雷斯承认，“观看、感受、记忆、遗忘皆为一体，在从下方街道传来的支离的呢喃中，在安静的办公室中持续工作发出的微弱的声响里，同我手肘的轻微疼痛混合起来。” (p. 43)

佩索阿，即索阿雷斯，从一个“匿名的”“警惕的”角度描绘“生活”，而这角度仅仅来自一名“观众”的体验——这一观众在这世界的创设中没有自己的角色，而将自我比喻成一只“苍蝇”。“活着即是成为他者。如果一个人感受到的今天正如同他感受到的昨天，那感受甚至都是不可能之所为。因为那不是去感受，而只是以昨天的感受来记住今天，只是去成为过着业已迷失的昨日生活的活死人。” (p. 48) 虽然活在一种无非想“占据这个咖啡厅桌子边的一把椅子之类的渴望中……但由这样的乏善可陈，由这样的街道，世界的神秘尽数在我眼前呈现” (p. 49)。同时在日本，当今和次郎和权田保之助 (Gonda Yasunosuke) 走过东京的街道时，他们也在传递同样的情绪，

力图捕捉到此刻的经历以及其对于当下的意义。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彼时已经开始了他着重于巴黎街头生活，着重于作为这种生活的大师级领航员——游荡者——的“拱廊计划”。而对于佩索阿而言，所有事情都显得无法忍受，“除了生活——办公室，我的房子，街道之外”。然而“整体”提供了慰藉，即他所指的由构建并征服生活经验的日常生活细节所奉上的安慰：“一缕阳光连绵地落于死气沉沉的办公室；一声街头的呼喊攀升至我房间的窗户……此皆是这世界骇人的客观性。”（pp. 50-51）

这种经验根植于当下：“我活在当下。不知未来也不再有过去”（pp. 60-61），当下潜入那些永远不值得重复的过去。但是佩索阿似乎认定现代的破坏力在于对于无事长久的认知（p. 57），以及对于人生“如历史般的”、无所教授的本真生活体验（p. 77）。

在佩索阿掌控当下经验之前，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sup>3</sup>已绘制出他的主人公斯蒂芬·迪达勒斯（Stephen Daedalus）在都柏林度过的一天的细节。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已试着捕捉一次对业已逝去之经历的当下回忆，而无数的日本作家或中国作家亦在注重个体经验的小说中优先布置下日常性的细节。值得注意的是，佩索阿对里斯本生活体验的复述，与日本所谓的私小说家们——其小说常常采用忏悔式日记体例，甚至与乔伊斯的都柏林生活体验并无大不同。小说家们都处于工业世界的外围，却仍受其转换过程影